



边看边聊

大楼里一百五十户人家，清早纷纷被通知下楼做核酸检测。医护人员和志愿者言语亲和，从容而镇定。而大楼里等待检测的人也安然安定，女人抱着孩子，年轻人搀扶老人，彼此挨着一米距离，有序听从工作人员的安排。人群里没有听到一丝抱怨，人们脸上没有丝毫的紧张与慌乱，安静地候在温暖的阳光下。也许历经两年“疫情文化”的熏陶，大家都默认一种共同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追求，对眼前发生的一切都习以为常了。

搬进大楼已经好多年，左右邻居不相往来，即便没有疫情变故，平日里这儿也像无形封闭的空间，除了把门的那个操东北口音的保安师傅，我不熟悉楼里任何一个人，与从前弄堂里的“熟人社会”有天壤之别。

核酸检测完毕，楼里的居民按照居委会的要求，每家都加微信群了，没多大工夫，群里就互动起来，有咨询的，有求助的，

热闻非礼，之前鸡犬不相闻，眼下纷纷自荐，互道珍重，大楼一如往常，瞬间回归从前弄堂里才有的烟火气。我才晓得隔壁住着两位老人，老两口在电梯里一直巴望着我，同我絮絮叨叨，好像之前并不陌生。令我惊讶的是，大楼里居然还住着我以前单位的同事，群里撞见那一刻，神情不亚于当年我在洛杉矶街头遇上弄堂里的一个发小。

翌日，大楼居民再做核酸检测，一改头天的沉默，人群里有说有笑，掩在口罩里的神情想象都是宽心愉快的，仿佛之前丢掉了什么，眼下又捡了回来。我看见好多人都把关心把门的保安师傅，他家住浦东川沙，来回两个小时，这回被迫困在大楼，将就躺在局促的桌椅上过了整夜。一位邻居大妈宽慰道：“让师傅跟着受累啦！有什么需要跟我讲，勿要客气。”保安师傅嗓门挺大，但听来窝心：“我没事，只要你们没事就好！”

封楼两天，却让我顿悟，上海这座大城市的公共安全固然离不开一支心系大众的专业队伍，驱散笼罩人们头上的疫情阴霾，更是离不开为之全身心付出

的医护人员，但是，所有力量的源泉来自民众，他们是这座大城市安全的真正基石；历经灾难磨砺，只有他们能够把自觉、自信转化成内心的道义和责任，继而化为友善的举止和果敢的行为，方能抵御一波又一波疫情风险。如是，一座大楼邻里亲情回归，一片社区邻里守望重塑，都是这座城市最坚韧的安全纽带。

封楼的时候，陡然有陪伴亲情充裕时光，平素与女儿都擦肩而过，她上班了，我才起床，我睡下了，她才回家，见面都说不上几句话，这回倒是把往日要说的尽情地宣泄，幸福想不到还有浓缩的美妙；老婆广场舞不去跳了，却在自家不太宽敞的露台上正撅臀扭腰，有老公一旁欣赏，气韵都不知打哪儿来。

封楼了，人都走不出去了，心反而就安顿了。拿起久疏的毛笔，面临摹赵孟頫的《心经》帖，边沉浸冥想：人一辈子都在干啥？不就是在替自己做选择？其实，没有选择，有时就是最好的选择。因为接受现实，心瞬间就老实起来。安心始终

是最重要的选择，用手脚灭掉脑海里各种自以为是的妄想，脚踏实地，安心处，就能触摸到幸福。过往都是心扑腾闹的啊，心一旦踏实，无妄想处就是甜蜜。心不老实，追一处希望跌一处深坑。心若安顿，相便是空，自以为不空的执着，除了被妄心戏弄，还能找到什么呢？真实是每次跌倒时才发觉如是的，而不是其他。

面对忙忙碌碌的医护人员和封楼志愿者，多想给他们一个诚恳的微笑，真没什么可抱怨的，感恩他们为之付出，让原本不安分的心实实在在做一次“清洗”，找回原本的自己。

封楼了，本该自怨自艾的人倒有了一把全新体验。封楼就像封坛酿酒，一下子醇炼出不一样的人生感悟，还隐隐弥散出温馨醇厚的邻里亲情。

幸福，浓缩的美妙

戴氏



1974年1月，我结束了上师大师资培训后，去偏远的东乡一隅。那是一所只有八个班的乡村小学校，小学六个班，上设初一初二两个班。当时称这类学校为戴帽子中学，即在小学的头上再戴上初中的帽子。那是“教育要革命，学制要缩短”的一大举措，目的是为了普及初中教育，便于农民子弟就近上初中。

我去时，这所学校正暴发肝炎，许多人都怕染上，可我却并不怕，事在人为。况且我倒是喜欢“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

克普斯卡娅是坐着马车去西伯利亚乡村小学的，沿途是无垠的荒凉，但有野鲜花相伴。我是一个人背着行李，从偷鸭步行十来里到学校的。走在冬日的田埂上，周围是白茫茫的田畴，很是冷凄。憧憬着新的教育生涯，浑身上下开始热乎起来。

学校南面是一条宁静清澈的小河，把学校围成一个直角，一座小桥由北向南直通五四农场。学校有三棵教室，前面两棵是初中教室、老师办公室和食堂、宿舍。后面是一栋老旧的小瓦房，有狭小的小学教室，有女宿舍和家属

宿舍。前后校舍的中间是一个篮球场。一切都很简陋，一切又很整洁。这里吃住不愁，生活简单而有序。夜里，这里万籁俱寂，前后宿舍透着些许灯光，其余除了远处农户微弱的灯影，便是漆黑的夜色，还有闪烁着繁星的天河，一切都是那么的宁静祥和。

我担任两个初中班的语文和历史教学，兼任班主任和政治辅导员。上课只要没有吵闹，学生只要能认真听讲，那就是上上大吉了。虽然三团港河东破落的小镇上有一个出名的“皮大王”是我班上的学生，但也兴不起大浪。

小学校的课余生活是很单调的，为了丰富生活，我组织班上的几个“早发头”学生打篮球。从传球、运球、投篮、跑三大步练起，一直练到打配合，大家玩得热火朝天。于是我又联系农场学校搞友谊赛。我人矮胖，也不是打球的材料，但在那里，我却是猴子称王，比赛中起到组织调动的的作用。紧张的比赛引起全校的轰动，大家呐喊着、欢呼着、叹息着……本来没有声息的小学校的操场上大家奔跑着，跳跃着，嚷动着，充满了勃勃生机。附近的时髦青年也会在工余暇时赶来学校打球。之后村里的年轻人也时常来打球。

而至今仍值得纪念和肯定的是，我们这所名不见经传的小学校在当时还真办出了一些特色，那便是小学校的“三算”教学。所谓“三算”就是心算口算珠算“三合一”。虽然“三算”自古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瑰宝，但把它正儿八经地引进课堂，应该说是一种全新的教学尝试。每天早上只要走过小学课堂都会听到阵阵清脆急促的算盘声，小手在算盘上飞舞，速度和正确率着实令人佩服。也正因为这样，我们

戴帽子中学

王士斐

学校如同门前的小河，本来波纹不兴，从此激起了阵阵涟漪，常常会引来许多学习参观的老师和领导，本县的、外县的。这本来与我无关，但写欢迎标语的任务无旁贷地落到了我的身上。

在这样的小学校里，老师们都很有本领，十二个人一般都兼任多科，像医院里的全科医生，什么病都能治。音体美基本是兼任的，大家也很好商量，都很团结。陈林芳是教语文的，也兼教音

为基调。开首两句重复的泛音，从四弦滚至二弦，左手四弦十徽上滑到九徽。老师告诉我们，这两句出场的泛音其实是一幅画面，她让我们想象电视连续剧开播时的那组镜头，万山丛中一块神奇的大石头，从茫茫云海向我们慢慢移进。随即，思绪来到一个洪荒世界，在大荒山无稽崖的青埂峰下，看见一块女娲补天剩下的顽石，便是镜头中的这块巨石，因未被女娲选中而日夜悲号，自怨自艾。

接着，左手七弦七徽进六四，回到七弦七徽，名指六弦七九上七徽和六四，右手中指剔六弦七徽，散三如一上六四下七九，右手大撮七弦和二弦……主旋律出来了：“一个是阆苑仙葩，

冰的声音

余云

去年2月27日，加拿大环境部向几个西部省份发出极寒警告。受北极气流影响，有些地方最低气温已降至零下四十多摄氏度。我在东部，现在零下13.5摄氏度，外面又是漫天大雪，我在想着和冰有关的事。

你知道冰发出的声音是怎样的吗？

曾经我在《断背山》原著作者安妮·普鲁笔下“听”到过。长篇小说《船讯》以加国最东部纽芬兰岛为背景，她描述从格陵兰冰川断裂的冰山向南漂流，“白色宝石内含着蓝色宝石”，融化的冰山诡异地在夜间裂开，轰鸣声横跨海湾。

加拿大作家阿利斯特·麦克劳德的长篇《布雷顿角的叹息》里，则有这样一段：“门外的冰上传来海豹的呻吟和嚎叫，还有冰层发出的轰隆声、断裂声以及咯吱咯吱声——那是看不见的浪潮和水流在寒冷的白色冰层之下持续施压所产生的声响。每当有人外出撒尿，回来便有人问：‘你听到什么声音了吗？’回来的人会回答说：‘没什么，是冰的声音。’”

冰的声音——冰川断裂的巨大轰鸣，冰层发出的各种声响，没有身临其境写不出来。关于这一点，余光中先生发表于2007年4月的《拜冰之旅》是完美印证。他记叙2006年8月，一家人从温

哥华登上巨轮去阿拉斯加看冰，航行几天后，载着千多人的邮轮来到赫巴德冰川：

“……这正是赫巴德冰川的峻颜冷面，削平的颅顶高三百英尺，其宽却横陈六英里。凭我们九万吨的巨舶岂敢一触眼前这亿兆吨的超级冰壁，早在半里路外就踟蹰不进，开始大转其弯了。再往前开就太险了，恐怕遭冰城炮轰，因为这凛凛的顽冰深处常有空气被囚在冷牢里，一闷就几十年几世纪，好不容易等到哪一个夏日，天气稍暖，冰锁稍懈，就会，啊，破狱而出，城破冰飞，不可收拾。”

“爸爸，你听见嘶嘶声没有？”佩珊转头问我。“我没听见。”我笑答。

“一爆开来，”她说，“重则如开炮，轻则如开汽水。书上说的。”

“大家都笑了。好像是回应我们的轻佻，忽然从远处，不是从莫名的深处，传来沉郁顿挫的闷雷，像要发又发不透彻的警讯，继而有重撞撞击的骚响，下坠不已。显然，量以吨计的晶体结构，在冰壁森严的某处失去了平衡，在颓然解体。该是一种反叛冷酷的解构主义吧。骇耳惶然，告诉骇目睁大了去找，却只闻噼里啪啦，找不到究竟在何处坍塌。”

读后无语。耳边“冰声”长鸣。

电影里“冰场景”不少，印象深的有李安《冰风暴》，在美国编剧工会“新世纪101部最优秀电影剧



郑辛遥
老人言：门背后拉屎——天总会亮的。

本”榜上名列第二的《暖暖内含光》等。看小李子的《荒野猎人》时被外景地的风光震撼，大量广角镜头，在加拿大落基山脉东麓的卡那那斯基斯河谷地带拍摄，如果没有绵延雪线下那条穿过峭壁山脉和原始森林的冰流，影片会逊色多少？

同样不能想象中国导演亦男的电影《白日焰火》里，没有那片野冰场。这场设计堪称神来之笔，它在北方野外，却像幽秘暗室，几段溜冰戏不仅情节上不可或缺，导演镜头调度的惊艳，让桂纶镁诡异的美成了致命诱惑。

如此关注冰和雪，当然因为正身处北美的冬季。余光中文里几次出现的“冰风”，对我是个新词，还有雪魄、雪雾、雪霰、雨雹、冰雨、冰霰、雾霏、风冻效应……生活中要学习的

真是绵绵无尽。一组多伦多冬季的老照片十分好看，有冰湖上赛马，早已不见的风帆式冰船，城中High Park有过的大滑雪场，也提醒人们，雪、冰和超寒低温，一直是这座城市生活体验中至关重要的部分。

跨年候时，有个在加国住过的朋友嘱咐：多伦多冬天到处冰天雪地，少出门，注意千万别摔跤。

想起有学者指出，阿特伍德作品题材多变，但她很早认定“生存”是自己乃至加拿大文学的主题。她解释：当你的童年生活在魁北克的北部荒原，生存是非常现实的问题。如何在寒冷气候下生存，是每个加拿大人头上笼罩的阴云。动辄长达半年的冬天，是每个人生活中无法回避的话题，也将生存变成了加拿大文学的主题。

严寒在北美是文学命题，更首先是生存课题，即便在已高度现代化的城市。比如万一停电？多伦多因风雪冰暴等造成大面积停电并不罕见。

这天大多伦多地区也收到特殊天气通告：降雪和冰雨的混合天气，将使道路和人行道结冰。好吧，生存，就从让自己能安全地行走——不要跌跤开始。

戴帽子中学是那个特殊年代的特殊产物。回想起来，同事们栩栩如生地出现在我的眼前，好生动，好亲切。

“一个是美玉无瑕。”边弹边哼“一个空劳牵挂，一个是水中月，一个是镜中花。”凄婉、柔美、哀怨、无奈，所有的寂寥和落寞在幽缓的旋律中化作一声声叹息随水而漂。桃花再艳也要谢，梨花再白也会遭雨打，纵使你美玉无瑕，纵使你才情无敌，纵使你们彼此共通，互相欣赏，你们终究是木石前盟而非金玉良缘！可怕的宿命，世间所有的遇见仿佛冥冥中自有安排。

每次弹到“若说没奇缘，今生偏又遇着他；若说有奇缘，如何心事终虚化？”热泪常会情不自禁地随着曲音悄悄滑落，离恨、怨恨、遗憾，黛玉的心事和枉自悲愁似乎着魔般地转移到我的身上，每一勾、每一挑、每一撮，都

枉凝眉

孟红娟

一个是美玉无瑕。”边弹边哼“一个空劳牵挂，一个是水中月，一个是镜中花。”凄婉、柔美、哀怨、无奈，所有的寂寥和落寞在幽缓的旋律中化作一声声叹息随水而漂。桃花再艳也要谢，梨花再白也会遭雨打，纵使你美玉无瑕，纵使你才情无敌，纵使你们彼此共通，互相欣赏，你们终究是木石前盟而非金玉良缘！可怕的宿命，世间所有的遇见仿佛冥冥中自有安排。

每次弹到“若说没奇缘，今生偏又遇着他；若说有奇缘，如何心事终虚化？”热泪常会情不自禁地随着曲音悄悄滑落，离恨、怨恨、遗憾，黛玉的心事和枉自悲愁似乎着魔般地转移到我的身上，每一勾、每一挑、每一撮，都

雅玩

87版的电视连续剧《红楼梦》上映时，家里只有一台14寸的黑白电视机，电视机放在旧居堂前的搁几上，即使屏幕落了灰尘，还是最爱坐在堂前，和母亲一起，眼睛死死盯着电视机看《红楼梦》。《枉凝眉》是《红楼梦》主人公林黛玉和贾宝玉爱情的叹歌，有人说这是“他们两人共同的生命形态，是林黛玉枉自感君嗟叹的无果，是贾宝玉枉费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的牵挂。”

那年暑假，在县文化馆习古琴版《枉凝眉》时，即刻抛开当时弹得正热的《狂江》，改学《枉凝眉》。古琴曲《枉凝眉》是一首移植曲，全曲以慢

七夕会

化作黛玉的眼泪在七弦上悲情又凄凉地滚动。

最后一句左手七弦上六二下七，右手大撮七弦和二弦，我另加三声慢吟，陈力空灵、缥缈、幽怨的声音犹如满天飞雪从遥远的洪荒传来，与开头的两勾泛音呼应，人间悲剧缓缓落幕。妙龄女孩黛玉经历了一番人世的繁华后，最终泪尽而亡。古琴的悲音，因为自己的用力，发出了自己的魅力。

每次学新曲之前，都要先复习《良宵引》和《枉凝眉》，每次搞小雅集，都喜欢弹这两首曲子，因为它们寄予着两种完全不同的情绪和情感，在静穆良宵中蕴含着生命的悲欢和离合，也许这就是生命的辩证法，也是人生的常态。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